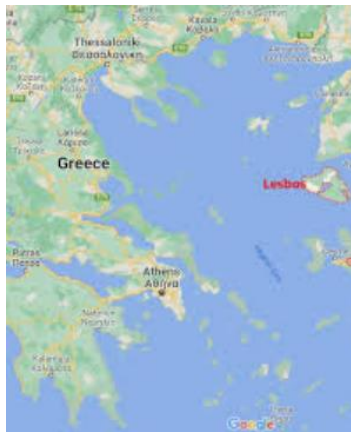


§ 萊斯博斯島(Lesos)的幽魂



萊斯博斯島位於雅典的東北方，約 300 公里，以肥沃的土壤和適宜的氣候聞名。

島上的主要城邦米蒂利尼(Mytilene)是愛琴海東北部重要的貿易樞紐，港口連接小亞細亞、黑海地區與希臘本土。

萊斯博斯的商人活躍，出口葡萄酒、橄欖油、陶器，並進口穀物、木材等物資。

當地的陶器生產頗負盛名，其彩陶工藝受到東方風格影響，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。此外，島上也出產優質的大理石，用於建築與雕塑。

午後的海風從西方吹來，海面閃著金色的波光。

畢達哥拉斯乘坐的小船自希俄斯島啟航三日後，終於在霞霧間望見萊斯博斯島的輪廓。那島如一隻沉睡的巨獸，山巒蒼翠，煙氣自西南角的溫泉谷升起，遠遠聞得一股硫磺與花草混雜的氣味。

踏上島陸已經是下午，夕陽如血，染紅了萊斯博斯島西岸的石化森林。

畢達哥拉斯步向島西的石化森林。

這片土地曾經燃燒過，百萬年前的樹木被岩漿吞噬，如今化為矗立的石柱。

夕陽斜照時，樹影在地上拖出長長的灰影，彷彿沉默的靈魂。

畢達哥拉斯輕撫那一棵棕紅色的石樹，感覺裡面仍有微弱的熱度。

他屏息傾聽，耳邊果然有細微的脈動，如遠古的琴音。那聲音像在訴說一場被遺忘的愛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這片被時間凝固的林木之間，目光穿透千年，彷彿能聽見遠古樹木在火山灰中最後的嘆息。



伊普諾斯的溫泉(Hephaestia)湧自古老的火山裂縫，蒸氣如白蛇纏繞，不僅是療癒身體的聖地，更是靈魂的淨土。

畢達哥拉斯步入石砌浴池，放眼四周環以橄欖樹與野茉莉，他彷彿聽見地底深處有一種脈動，像心臟的搏跳。

泉水滾燙，浸入之瞬，洗去一身疲憊。

附近矗立著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(Asclepius)的神廟，白色大理石柱在陽光下閃耀，彷彿神祇的指尖輕觸凡間。

當夜幕低垂，畢達哥拉斯獨自走入石化森林。

月光下，那些千百萬年前的樹木化作堅硬的石柱，形態各異，有的如怒吼的巨人，有的如低泣的少女。

風吹過石縫，發出如簫如泣的聲音，彷彿在訴說著被遺忘的故事。

月亮升起的時候，他聽見森林深處有吟詩聲。

那是一男一女的對唱，聲音纏綿，古奧而哀婉：

「火焰將花冠照亮，我們卻不再年輕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循聲而去，見兩道身影立於石林之間，女子身著潔白長裙，手持里拉琴，黑髮如波；男子披著殘舊的披風，目光深邃如酒。

他們的聲音交織在一起，既悲傷又美麗。

「你們是……」畢達哥拉斯開口，聲音在寂靜的森林中迴盪。

女子轉身，沒想到深夜還有人在森林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：

「我們是莎芙(Sappho)與阿爾卡埃俄斯(Alcaeus)，您是？」

「我是畢達哥拉斯，來自薩摩斯島」畢達哥拉斯輕聲道，「但你們為何仍在人間徘徊？」

阿爾卡埃俄斯苦笑一聲，舉起手中的酒杯——那是一只虛幻的陶杯，杯中盛滿不存在的葡萄酒。

：「我們有未完成的詩篇，未說盡的愛語。死亡將我們分開，卻未能將我們的靈魂帶走。」

莎芙接著說道：

「我們曾誓言，若不能一同完成那首屬於我倆的詩，便永不踏入冥府。可惜……命運從不等人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片刻，問道：

「你們可曾想過，或許你們的執著，正是困住你們的鎖鏈？」

「我們寧可被鎖鏈困住，也不願在遺忘之河中漂流。」莎芙輕聲回答，她的聲音如詩如歌，卻帶著無盡的蒼涼。

離開森林後，畢達哥拉斯在地精靈瑠珂指引下走向伊普諾斯溫泉附近的熔岩洞，尋找火精靈。

洞口隱藏在藤蔓與火山岩之間，內部漆黑而深邃。

他點燃火炬，一步步走入地底深處。

洞中溫度驟升，空氣中飄浮著細小的火星。

泉水旋起紅色漩渦，一團無形的焰影從水氣中升起，時而化作人形，時而散為流光。

忽然，一團熾熱的火焰在他面前凝聚成形——沒有實體，卻擁有意識。

「你為何而來，凡人？」火精靈的聲音如熔岩流淌，既溫暖又危險。

「我為知識而來，也為和平而來。」畢達哥拉斯平靜地回答。

火精靈在他周圍盤旋，彷彿在審視他的靈魂。

「許多人都曾試圖馴服我，但他們要的不是知識，而是力量。你不同……你的靈魂中有星辰的軌跡。」

畢達哥拉斯伸出手，掌心向上：「我不馴服你，我邀請你。與我同行，見證這世界的真理。」

火精靈沉默片刻，最終化作一縷細小的火焰，融入畢達哥拉斯的手掌中。

那一刻，他覺得體內多了一個清醒的聲音——熱烈、衝動、永不安靜。
火精靈的誓言在心底迴盪：

「我是焰之意志，名為皮羅斯（Pyrrhos）。

我願與你同行，但記住：火焰既能照亮真理，也能焚盡虛妄。」



當畢達哥拉斯再次回到石化森林時，莎芙與阿爾卡埃俄斯仍在原地，彷彿時間從未流逝。他將火精靈的護符舉起，火焰的光芒照亮了兩人的身影。

「你們的詩，不該被遺忘在這片森林中。」畢達哥拉斯說道，「但你們的靈魂，也不該永遠被困在過去。」

莎芙與阿爾卡埃俄斯對視一眼，眼中閃過複雜的情緒。

阿爾卡埃俄斯取出隨身的里拉琴，彈出七音的和弦。

火精靈在畢達哥拉斯體內燃起微光，將音振化為炙熱的氣流。

莎芙接過旋律，以柔聲唱出愛的詩句；阿爾卡埃俄斯則以低沉的韻調相和。

音浪如潮，穿過石林，每一棵石樹都在震顫。那被時間封印的氣息，在此刻重新燃起。

火精靈低語：

「主人，他們的心仍在燃燒，與我同源。」

畢達哥拉斯閉上眼，讓氣脈流轉，導引火精靈之焰入琴弦。

音符瞬間化作一道紅光，直衝夜空——那是愛之火，也是滅之火。

當最後一聲回音消散，莎芙與阿爾卡埃俄斯的身影漸漸透明。

她輕輕地說：

「讓我們回到詩的源頭吧。願你的理能照亮人心，如我們的愛燃盡黑夜。」

他們相擁而逝，化作兩縷白煙，被風帶向海上。

黎明時分，畢達哥拉斯站在萊斯博斯島的港口，準備啟程前往雅典。

他回頭望了一眼這座充滿傳說與神秘的島嶼——

溫泉仍舊流淌，石化森林依舊沉默，熔岩洞中的火焰已然隨他而去。

他手中握著莎芙與阿爾卡埃俄斯留下的詩稿，心中明白：

有些靈魂因執著而停留，有些因真理而前行。而他，將繼續他的旅程，帶著火焰與詩篇，走向更遠的彼岸。

夜更深了。

火精靈在他體內沉睡，但仍有餘焰在血中流動。

他望著遠方的海，心想：

「愛、火、數、音——皆有同一律。火使物化為形，愛使形化為詩，而理則讓詩歸於秩序。」

晨光中，他離開伊普諾斯，踏上往雅典的航程。

黎明的光照在他的臉上，也照在眉目間那隱隱發光的符印。

火精靈在夢中低語：

「前方的城，有人將問你靈魂與宇宙的比例……別忘了今晚的詩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笑。

那一刻，萊斯博斯島的煙霧再次升起，彷彿為他送行。

後記：

1. 莎芙(Sappho 約 630-570BC) 她的詩屬於單人抒情詩 (monodic lyric)，通常配以里拉琴吟唱。主題多為愛情、離別、女性情誼與內心情感，語氣細膩而深情。

阿爾卡埃俄斯(Alcaeus 約 620-560BC) 屬於政治抒情詩與戰士詩 (stasiotic lyric)。詩中充滿愛國、戰鬥、流亡與酒宴的主題，反映當時米提利尼的內亂與貴族派政治鬥爭。

2. 第三眼能見幽魂，破邪靈。